

郭 嵩 焘

伦敦致李伯相(节录)(1876年)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成员，1876年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又兼任驻法公使，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较多的了解。《伦敦致李伯相》是他驻英期间从伦敦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李鸿章曾于1864年受封一等伯，1874年又得文华殿大学士衔，故郭嵩焘以“伯相”尊称。郭嵩焘在信中围绕自己在英国的一些见闻，谈了他的感受，强调中国要想富强，必须设法改变闭塞守旧的社会风气，仿效欧美国家兴办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电讯事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力。

去冬道上海，见格致书院藏一火轮车道图^①，由印度直通云南。一出临安以东趋广州，一出楚雄以北趋四

^① 火轮车：指火车。

川，以达汉口；又由广州循岭以出湖南^①，而会于汉口。乃由南京至镇江，东出上海，又东出宁波；北出天津，以达京师。见之怪昨，谓云南甫通商，即筹及火轮车路也。及来伦敦，得此图，知已出自十余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无不至也。印度火轮车才及阿萨密^②，其通中国，分山南北两道^③。北道由阿萨密直抵依拉祜底河^④，南道绕出缅甸，折而东北以会于依拉祜底河，而达蛮允^⑤。大率云南通商一二年后，两处铁路所必兴修者。

日本公使见语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发出之，彼为其难，吾为其易，岂宜更自坐废？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各国所心羨也。闻至今一无振作，极为可惜。”嵩焘赧然^⑥，无以为答。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烟之禁而构难，以此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夷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条具其所以致富强之实，而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

岭：指南岭山脉。

② 阿萨密：今译阿萨姆，东邻缅甸，北接不丹和中国。

山：指喜马拉雅山脉。

依拉祜底河：今译伊洛瓦底江，在缅甸境内。

⑤ 蛮允：即今曼允街，位于云南西部邻近缅甸处。

⑥ 赧（nǎn）：羞愧脸红。

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①，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自有其远者大者，当使臣民喻知之。以为此义明，即国家亿世之长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尝为中堂陈之^②。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议论，噤不得发。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③，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腴吾之脂膏^④，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⑤。

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

① 总署：指清朝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② 中堂：明清时对大学士的称呼，此处指李鸿章（1823—1901）。

③ 曾劼刚：指曾纪泽，因其字劼刚，为曾国藩（1811—1872）长子。曾出使英、法，并任中国驻俄公使。家讳：指父母丧事。

④ 腴（yú）：剥削。

⑤ 蒙：自我谦称。

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鸱张无识者为之也。嵩焘楚人也^①，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未及两月，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有陈论。而见闻有及，有必应陈之中堂者。

此间有斯谛文森者，亦言各国铁路多所创造，尤勤勤焉劝中国之急为之。谨将所拟节略上呈。抑嵩焘之意，以为事事须洋人为之，必不可常也。当先令中国人通晓其法。埃及国隶阿非利加^②，其修造铁路，先遣人赴英国练习，而后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钧示，以凭与李丹崖会商办理^③。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切于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如此二者^④，可以立国千年而

楚人：此处指郭嵩焘原籍湖南人，古时湖南属楚国。

② 埃及：今译埃及。阿非利加：指今非洲。

李丹崖：即李凤苞，字丹崖，清朝官员，时任中国留英学生监督

二者：指铁路、电报。

不敝；其为利之远且大者，不具论也。其浅而易见者有二利。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苦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时^①，不过曰“吏效其职，民输其情”而已。其道固无以加此也。

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面为之，无所凿毁。至于机器开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质愈深愈佳。中国开煤务旁通，洋人开煤务深入，同一开采，浅深一也，有何妨碍？即以湖南地产言之，铁矿多在宝庆^②，煤矿多在衡州^③；而科名人物^④，以此二郡为独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乡产煤，无处无之，功名爵禄，尤称极盛。世人一哄之议论，无与发其蒙

① 三代：指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个朝代。

② 宝庆：府名，治所在今邵阳。

③ 衡州：府名，治所在今衡阳。

④ 科名人物：指科举中榜的人。

者^①，何不近据事实征之？

去年冬天我途经上海，看到格致书院藏有一本铁路规划图，上面画着由印度直通云南的铁路，然后一条经临安向东去广州，一条经楚雄向北去四川并直达汉口；又从广州沿着南岭山脉途经湖南，而与上述另一条铁路在汉口会合。于是从南京至镇江，向东途经上海，又向东途经宁波；向北途经天津并直达北京。我看到后很惊奇，觉得云南刚开始与外国有贸易往来，怎么马上就考虑规划铁路了呢？等到来伦敦后，得到了这张图，才知道它出版在十余年前，凡是英国人想要使铁路到达的地方，上面都画上了。印度的铁路线刚到阿萨姆，由此通往中国的路线，分山南、山北两条。北路由阿萨姆直抵伊洛瓦底江，南路绕道途经缅甸，然后折向东北与北路在伊洛瓦底江会合，然后直达曼允。大致看来，云南对外通商一二年后，这两条铁路肯定会着手修筑。

日本驻英国的公使对我说：“世界上蕴藏的自然资源，欧洲人能开发利用，他们的条件困难，我们的条件优越，难道应该无动于衷，不去设法开发利用吗？中国土地的辽阔，人口的众多，是各国所羡慕的。听说至今没有什么奋起直追的举动，实在太可惜。”我羞红了脸，没有办法回答。

前年到北京，目的是想探讨古今事宜，分析它们的异同得失。自隋唐时期与欧洲通商以来，已经历一千数百年。因禁止鸦片而发生交战，外国因此在中国沿海增辟了各通商口岸，并进入了中国的长江，其势头日益强劲，外国对中国的危害日益深重。

发其蒙：启发他们的心智。

面对这种形势，应该了解清楚外敌的详细情况，逐条列出它之所以富强的原因，从而明白它的意图，而后对于中国应该怎样处理国内的问题和如何处理对外关系，都可以知道其中的关键。我打算编纂一本书，上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它颁发给全国的学校，以帮助解答读书人的困惑。政府之所以采取现在这种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其中当然有着政府的深谋远虑，应当使国内的人们了解这些情况。我认为这个道理清楚了，则国家千秋万代的长久基业可以确实得到保障。经过天津时，也曾对您讲过这些想法。等到了北京，面对声浪很高的反对意见，我吓得不敢再说话了。

我认为中国人的想法，有实在难以理解的地方。欧洲人对中国危害最严重的，首先是鸦片。英国的士绅也对于英政府为了推销鸦片这种害人的东西对中国发动战争而感到羞耻，极力主张禁止并根除鸦片。中国的读书人却心甘情愿地沉湎于鸦片，丝毫不因此而后悔。面对数十年来国家蒙受的耻辱，耗尽的财力，被毒害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觉得焦虑；外国的钟表玩具，国内家家都有；外国的呢绒、布匹之类的商品，遍及中国的穷乡僻壤。江浙地区甚至有人不用中国的货币而专门喜欢使用外国的钱币，而且还抬高外国钱币的币值，自己却浑然不知这种做法之错误。可是，一听说要修造铁路、架设电报线，很多人就痛心疾首，纷纷出来阻挡、反对，有些人甚至一看见外国机器就群起而攻之。曾纪泽回家乡奔丧，从南京乘小轮船到长沙，当地政府官员和士绅顿时大为不满，责难的声浪历时几年都没有停息。这些人是甘心受外国人的危害，听任外国人剥削我们的血汗钱，而对自己的财路则竭尽全力将其堵死，我真不知道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

中国办理对外交往事务已有三十年，各省官员在这方面仍无半点知识，却用自己的守旧论调阻挠政府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还自诩为代表了公众的意见；政府也因此而赞扬了他们，认为他们是代表了公众的意见。唉！全国百姓的意见被压制、阻挡，没有办法向中央反映的状况已为时很久了，而有些人用蛮横愚昧的想法，鼓动无正当职业的人借此去捣乱并从中谋利，政府官员又加以倡导。宋朝的衰弱，明朝的灭亡，都是这些蛮横愚昧的人所导致的。我是湖南人，生长在闭塞落后的地方，过去又没有学过做买卖，没有与外国人交往。可是我曾经读书并思考问题，系统地考察分析由古至今的时势变化，所以在众人都不以为然的嘲笑声中仍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努力探求能保卫国家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以使国家能自强不衰，所以我理直气壮地说出我的见解，没有半点顾忌，却一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待我来到万里之外的英国，未满两个月，就被人一再弹劾，我这才顿时醒悟，后悔自己当初的想法，不敢再提从前的见解。但所见所闻，又觉得有必要告诉您的地方。

这里有人名叫斯蒂文森，他认为各国铁路发展很快，特别热情地劝中国也赶快修筑铁路。谨将他所写的规划呈上。但依我的看法，认为凡事都要依赖外国人来办，必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应当先做到使中国人完全掌握有关的技术。埃及地处非洲，当它决定修筑铁路时，先是派人去英国学习，然后仿照英国人的方法去着手修筑。这是最值得仿效的做法。敬请指示，以便我能根据指示与李凤苞共同商量、办理。

我认为目前在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方面，应该实行的有很多，但最迫切的首先是尽快搞好内政，为谋求国家富强打好基

础。如铁路、电报这两样东西，可以使中国历经千年而不衰，它们对国家带来的巨大深远的利益，我不去一一论述了。其中最明显的有二项。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相距有超过万里的，邮件传递远的要数十天后才能到达，彼此的信息常常苦于互相隔绝，无法交流。而有了铁路、电报这两样东西，虽相距万里仍犹如在同一庭院里，一旦突然遭遇水旱灾害、盗贼作案，早上发生，傍晚就能得知，所以不用再担心有心怀不满的人暗中发动、起来造反了。这是第一项明显的利益。中国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关系，相隔太远；政府官员又互相联手欺上瞒下，以便自己趁机谋取私利；所以百姓的意见常常积压在心中，没有机会向上反映。推行了铁路、电报，有钱的人都能自己出来报效国家，为国家服务，大家都有了积极性；而铁路、电报线路经过的地方，信息传递犹如人身上的血脉那样自然流通，政治方面的好坏，政府官员无法再自我掩饰；这样就不用担心会有贪婪的官吏压制百姓的意见而从中谋取私利的事了。这是又一项明显的利益。夏、商、周三代鼎盛时期，也只是“官员能恪守职责，百姓能畅述意见”而已。这种状况当然不会超过铁路、电报建成后出现的局面。

有人固执地认为外国机器所到之处，会破坏当地的风水。这种说法，显然错了。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线，必定都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进行，不存在开挖、毁坏风水的问题。至于用机器采煤、抽水，是为了从地层深处采掘，因为埋藏愈深，煤质愈好。中国采煤习惯向四周开挖，外国人采煤习惯向深处开挖，同样都是开采，只是深浅不一，对风水会有什么妨碍？就以湖南的地矿资源来说，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参加科举考试中榜入选者，以这两个地方的人最多。湘潭的石潭出产煤炭，而当地出了

许多世代发达的名门望族；湘乡出产煤炭，到处都有开挖，而当地升官得赏的人也特别的多。对于社会上的人一哄而起、人云亦云的议论，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能启发他们的头脑，不如就依据眼前的事实去说服他们。

方 浚 颐

机器论(1878 年)

方浚颐，清朝政府官员，曾任四川按察使，顽固反对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坚持维护中国旧的生产方式。《机器论》载于1878年刊行的《二知轩文存》，方浚颐在文中激烈抨击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主张，认为这对中国有害无益，强调只有坚持延续几千年的生产方式和伦理道德规范，才是中国最好的选择。这些论调在近代中国封建守旧官僚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今天下言时务者，动以泰西机器为至巧至精^①，而欲变吾之法，师彼之法，谓舍此不足以强中国而慑岛夷也^②。一唱百和，万口同声。于是滨海之区，委官设局，

① 泰西：即西洋，指欧洲各国。

② 岛夷：指日本。

沪上创之，闽中继之，津沽踵之，广管、建业又因之^①。岁糜金钱不可以数计。瑰玮才智之士，降心敛气，听彼指挥；制枪、制炮、制火轮船，旷日持久；勾工集匠^②，殚精竭虑，寒暑不休。震于彼国之说，谓开山、浚河、农田耕作，皆可以不假人力而胥于机器乎是赖，方将张大而扩充之，广制器之所，讲利器之方。谋非不善也，志非不壮也，图维规画非不精详而周至也。顾吾思之，机主于动，生于变，戾于正^③，乖于常。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宦营商贾，则废民之业；以度支供鼓铸，则损国之用。试问欧罗巴诸夷^④，其皆强横无敌雄长百世乎？曰，不能也。强凌弱，众暴寡，无岁无之。

有以机器胜者，即有以机器败者；有以机器兴者，即有以机器亡者。以吾所闻，番舶攘利，横行海上，遭飓风触礁石而覆溺者，不知凡几。近则招商局轮船载运天庾正供^⑤，竟有“福星”之厄，沈米七千余石^⑥，官民死者六十余众云。以大雾不辨东西，番舶撞击之辄碎，是机器亦有时而不灵已。

广管：指广州。建业：指南京。

② 勾(jiū)：聚。

戾(ì)：违背、违反。

欧罗巴诸夷：欧洲各国。

天庾正供：指清朝政府的满粮。

⑥ 沈：通“沉”。

不特此也，去年澎湖之役，东倭狡焉思逞^①，称贷于西人，购铁甲船与番社为难^②，将图大举，扰我中原，迁延数月，士卒死亡过半，垂首丧气而归，机器固无所用之也。

往者在岭南，闻三元里之战，以九十八乡义民，传檄举旗，助官兵斗夷虏，彼皆纷纷引避，我无机器亦足与彼抗也。至于津民焚烧教堂之日，五羊城外西人得凶耗大骇^③，不知所为，一夕将天主堂藏匿之妇女数百人尽遣去他郡，传教之士皆趣之遄返，夷虏媿属不敢居城中则移家于香海焉^④，卒未闻其恃机器以自卫而处之晏然也。

往者杨么之四轮激水船^⑤，王彦威之飞虎战舰^⑥，韩世忠之飞轮八橈^⑦，虞允文之蒙冲海鳅，其制初不在西人下。即我朝前代善用机括以造器者，亦不乏人，见于著录，如婺源之江永^⑧，其名尤显。然则西法实出于中国，而流传至彼。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

① 东倭：指日本。

② 番社：指台湾土著居民。

五羊城：指广州城。

媿：通“羞”。香海：指香港。

⑤ 杨么：南宋初年洞庭湖农民起义领袖。

⑥ 王彦威：唐朝人，曾任宣武军节度使。

⑦ 韩世忠：南宋抗金名将。

⑧ 江永：清朝康熙年间人，精于数学。

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钩结煽惑，陈书当道^①，几几乎欲用夷变夏^②。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虽武乡侯之木牛流马^③，亦仅能行于蜀汉鼎足三分。而所谓天锡勇智^④，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

现在社会上谈论国家大事的人，开口就称赞欧美国家的机器极为精巧，因此而想改变我们的方法，去学习外国的方法，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使中国强盛进而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一人这样说，就有百人附和，众口一辞。于是在沿海地区，委派官员设立工厂，先出现在上海，接着是福州，再后来是天津，广州、南京也又效仿，每年耗费的资金难以计数。智力超群的人士，低声下气地去听从外国人的指挥；旷日持久地去制造西式枪炮和轮船；招集很多工人费尽心思地去制造，不管严寒酷暑都很少休息。听信外国的说法，认为开采矿藏、疏浚河道和农田耕作，都可以不用人力而全部依靠使用机器，因此准备进一步扩大机器制造的规模，增开制造机器的工厂，研究改进机器的技术。这些想法不是

当道：执政者。

夏：指华夏，即中国。

武乡侯：诸葛亮曾封武乡侯。木牛流马：诸葛亮发明的有木制机关的运输工具。

锡：通“赐”。

不好，干劲不是不大，设想、计划也不是不详尽、周到。但我认为，机器会动，会变，它违反传统的习惯，违反传统的常规。用机器的技术去改变自然生成的天地，则会激怒苍天；让官员去经商，则会影响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把国家的经费拿去铸造机器，则会损害国家的财政收支。试问欧洲各国，它们都能永远称霸世界吗？答案是：不能。以强凌弱，以多欺少，这类事年年都有。

有用机器取胜的，就有因为用了机器而失败的；有用机器崛起的，就有因为用了机器而灭亡的。据我所知，外国船舶为了谋利，在海上横行霸道，其中因为遭遇大风触到礁石上而翻船沉没的，不知有多少。近来轮船招商局的轮船装载运往京城的漕粮，竟然发生“福星”号沉没的事故，因此损失米七千余石，船上官员、平民死亡六十余人。原因是遭遇大雾迷失方向，轮船撞上礁石，船体破碎，可见机器有时也会失去控制。除此以外，去年澎湖列岛发生战争时，狡猾的日本人野心勃勃，向欧美国家借债买回铁甲船与当地居民开战，企图大举侵略，进一步进犯我中国大陆，结果战争持续了几个月，日军官兵死亡超过半数，只得垂头丧气地撤兵回国，可见机器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办成的。

以前在广东时，听说了三元里一战，那里九十八乡的爱国百姓，互相召唤、举旗战斗，帮助政府军与英国军队开战，英军都纷纷退却，可见我们没有机器也有足够的能力与英军对抗。到了天津百姓焚烧教堂的时候，住在广州城外的外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极为害怕，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一夜之间把躲在天主教堂里的几百名妇女，全部转移到别的地区，传教士都急急忙忙回国；外国人的家属不敢住在城里，把家搬到了香港；那时并没有听说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机器能自卫而不慌不忙的。

从前杨么的四轮激水船，王彦威的飞虎战舰，韩世忠的飞轮八桨，虞允文的艨艟战船，它们的制造技术当时并不低于外国人。就是我们清朝前几个朝代里，善于动用机关制造器具的，也有不少人，见于文字记载的，如婺源的江永，他的名气特别大。所以外国制造机器的方法实际上源于中国，以后才流传到欧美国家的。欧美国家的人没有道德修养，没有典章文化，而是热衷于追逐钱财，喜欢用武力与别人争斗，凭借他们的心思和技巧来谋求国家的富强。而我们中国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却与他们相勾结，并去煽动、欺骗其他人，他们上书政府，急切地想用外国的一套来改变中国。他们哪里懂得，中国三千年以来，皇朝屡经更替，战乱、和平多次循环，最后都只有以道德赢得民心的人才能平定天下，安定百姓，虽然是诸葛亮所造的木牛流马，也只能使用于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而人们所说的天生智勇双全，能成为世界各国榜样的，关键不是靠摆弄那些制造机器的小窍门，而是靠抓住根本。根本在哪里？在百姓中间。

李鸿章

试办织布局折(1882 年)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应受严厉批判的反面人物，但不可否认，他同时也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首领，自 1872 年创办轮船招商局始，他先后主持开办了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等一批近代民用企业。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于 1882 年奏准清廷着手设立的。他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具体表述了创办该局的缘由，认为一个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设立机器织布局可以抗衡洋货倾销，减少白银外流，增进国家经济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兴办洋务的想法和考虑。上海机器织布局命运多舛，1890 年方部分建成投产，三年后便遭火灾焚毁。

奏为招商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产，恭折仰祈圣鉴事：